



红旗

朱传光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听涛集

朱传光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爸爸叫红旗/朱传光著. - 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2. 11

ISBN 7 - 5059 - 4213 - 1

I. 爸… II. 朱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95262 号

书 名	爸爸叫红旗
作 者	朱传光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(010 - 65389152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杨小葵
责任印制	邢尔威
印 刷	北京瑞兴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850 × 1168 1/32
字 数	520 千字
印 张	18.25
插 页	2 页
版 次	200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 - 6000 册
书 号	ISBN 7 - 5059 - 4213 - 1/I·3283
定 价	28.0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出品人:潘志忠 申晓义 朱传光
总监制:江 淮 吕振侠 任凤霞
总策划:古 今 张立涛 冯 晨 丁道希
策 划:杨小松 李依群 王鸿雁 李海波
 陈志毅 谢喜君 朱浥辰
监 制:张 天 赵 征 弋国良 徐 建
 杨晨光 王丹弟
制片人:朱传光 江 淮 高宝宝
编 剧:朱传光 古 今

演职员表

边红旗——于荣光	英 明——刘 蓓
史冬梅——高宝宝	史 母——吕 中
边 雨——殷 硕	国昌老人——文兴宇
胡主任——王奎荣	冯 勇——徐 峥
许文英——倪虹洁	吴之弟——刘 波
边雨的爷爷——李 丁	林 虎——谢沅江
吴 母——李明启	地毯商店经理——刘金山
吕少雄——马晓伟	江 冶——英 壮

第一章

西单地铁站台，列车进站，刺耳的刹车声响彻了大厅，车门打开，边红旗戴着墨镜奔出车厢，快步跑向地铁楼梯，他用手不断地梳拢着头发。一身浅色的休闲服，使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，多少带有点新潮的味道。T恤立起来的领子，使人看上去多少有些与众不同。他连蹿带蹦的跑出站口，融入夜晚的繁华街道上涌动的人流，由于是周末，街上显得十分热闹，边红旗停步压低墨镜，观察了一眼霓虹闪烁的街道，随手拿出香烟点燃，说笑打闹着的年轻人与他擦身而过，撞到边红旗的肩膀，他斜了撞他的年轻人一眼，扶正墨镜，开口欲骂，突然看到正跑向自己的卖玫瑰花的女孩。

边红旗：“多少钱？”

女孩：“10块一枝！”

边红旗拿出钱包自言自语：“10块！还要至尊比萨 65……沙拉 10块……可乐……还有啤酒……打车。”他嘿嘿笑着对小姑娘说道：“小妹妹！你长得真漂亮，五块一枝怎么样？”

小女孩：“真的？我漂亮吗？”

边红旗用调侃的口气说：“当然漂亮！”

小女孩突然变脸：“别哄我了大叔！就10块钱一枝！”

边红旗怒不可恶：“我有那么老吗？”

红色的出租车行使在车流当中，显然后座上坐着的一男一女的谈话吸引了出租车司机，绿灯亮时，他竟忘了，起步加速，惹得后面的车恶狠狠地响起催促的喇叭声。几乎不用仔细端详，便可看出车上的一男一女是白领阶层的人。不管是男人的西装，还是女人身上穿的桔红色长裙，都显示出不凡的气质。显然他们的谈话已经有些白热化，声音显得很大。

史冬梅：“到底为什么？你要说清楚，突然提出分手，我实在无法接受，请你一定要把话说明白。今天是周末，要分手也要星期一再说！”

周星星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你瞎嚷嚷什么！”

史冬梅：“不是嚷嚷！干吗呀！开玩笑嘛！本来一直都是相亲相爱的，不是吗？从认识到现在，我们已经好了三年。这可是一千多个日日夜夜，我们本来是十分和谐的，这些你是知道的，为什么你现在却突然变卦，提出分手这种荒唐的要求，我必须知道你的真实想法！”

周星星：“我从来没有答应过要娶你！”

史冬梅：“虽然没有答应，但是我们毕竟曾经几次都谈到过结婚，你并没有提出过反对意见！”

周星星：“请你记住！恋爱和结婚是两回事，我只想恋爱，不想结婚！”

史冬梅：“为什么？”

周星星：“没有为什么。我们可以交往，可以在一起，但我们不能结婚。我讨厌婚姻！”

史冬梅：“那你为什么在交往当初不和我说清楚你的这种想法，我可是想着结婚，才和你相处的，这很重要啊！”

周星星：“很重要吗？在我觉得一点也不重要。”

史冬梅：“我……我……要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、做错了的地方，请你告诉我，我会努力改正，让你高兴……”

周星星：“行了冬梅，就是因为你这样的性格才会让我感觉越来越沉重。”

史冬梅：“沉重？”

路口拐弯处，边红旗举着手里的一枝玫瑰花，伸手截出租车，一辆空车停到他身边，他正欲上车，突然听到手机响，连忙接听。

边红旗：“我马上就到，对不起，马上！马上！”

趁他打电话的工夫，一对青年男女上了边红旗截的出租车，出租车很快开走。边红旗发现，追出两步，但为时已晚，出租车已融入车流。边红旗挥了一下手恶狠狠骂了一句：“混蛋！”话音没落，一辆出租车停在路边。车门打开，周星星欲下车，史冬梅一把拉住

他的手臂，车就停在边红旗的身边，他扭头观望。

史冬梅：“再考虑考虑好吗？不要这样！不要这样好吗？收回你的话，我会当做是你心情不好，随口说着玩的，我们还是重归于好吧！啊！”

周星星斜了史冬梅一眼，“我……厌倦了！我再也不想这样下去，还是分手吧！再见！”他甩开史冬梅拉住他胳膊的手，下车头也不回的走了。史冬梅连忙下车，对着男友的背影歇斯底里的喊道：“周星星你别太得意！别太自以为是了！像你这种人，我早该先甩了你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一个比你好十倍的，不，好一百倍的男人给你看，你等着瞧吧！你这混蛋！”

边红旗看着史冬梅，他扶了一下墨镜。

边红旗：“我可以上车吗？”

史冬梅看了一眼边红旗，没好气地：“看什么？”她突然发现出租车司机也在探头望着她，她狠狠地瞪了司机一眼：“看什么？情侣之间的吵架就那么好看吗？”

出租司机赶忙收回目光，史冬梅气哼哼地抄起后座的书包向外一甩。边红旗被包打到了肩膀。他说了一句：“没长眼睛吗？小姐！”

史冬梅停步，转回头，两眼含泪的望向边红旗。

边红旗做了个不屑的动作，上车。

史冬梅情绪激动地喊道：“我是没长眼，就是因为我瞎了眼，才又被你们这些臭男人甩，我真是瞎了眼，臭男人！”史冬梅脚一歪，她的高跟鞋断了后跟，司机与边红旗见状哈哈大笑，史冬梅气不过，举起鞋向出租车扔去，鞋砸了后挡风玻璃。

出租车司机吓得缩了一下脖子：“真是厉害的女人！不走快点，这车都得被她砸了。”

边红旗边笑边回头看站在路边的史冬梅说道：“还真是个不错的女人呢！就这么被那男的甩了，真是可惜啊！在我看来，她应该……她怎么会看上他呢？真是……”

司机对着后视镜：“老哥，你说什么？”

边红旗：“啊！我说这女人，挺可怜的……”

边红旗双手扶向后座，手触到了一个硬梆梆的东西，低头看

去,后座上有一部手机,他连忙将手机抓在手里。

司机突然大叫起来:“啊!不会吧!”

边红旗以为司机发现了他拣了手机,连忙将手背在背后。

边红旗故作镇静地说道:“怎么啦?看你一惊一乍的!”

司机指着计价器:“我忘了收车费,三十二块呢!我才真是该可怜的人呢!”

边红旗用幸灾乐祸的口吻说:“要不调回头去找她!”

司机:“老哥,你没看见吗?这是隔离带,前面又不能左转弯,怎么回去啊!今儿是什么日子呀?真是倒霉!”

比萨自助餐厅里,施继红坐在那里发呆。

一名男服务生走近她的身边:“小姐,要点菜吗?”

施继红:“谢谢!等一会儿!”

男服务生:“不客气!”随即走开。

施继红看了一下手表,小声嘀咕了一句:“干什么呢?还没有到。”她目光转向窗外,门口处,一辆出租车停下,边红旗下车将车费从窗户扔给司机,跑出两步又回过头。

司机不解地问:“怎么着老哥!有事吗?”

边红旗连忙摆手:“没事儿!没事儿!”他随即转身跑向餐厅。隔着窗户,他看到远处角落里的施继红,他挥动着玫瑰花致意,施继红向他微笑招手。

百货商场卖鞋的柜台前,史冬梅正在试穿新鞋。

女服务员:“小姐,这双旧鞋给您包好吗?”

史冬梅看到服务员的手里已经断了跟的皮鞋,思绪在脑海中闪现出周星星送她这双鞋时的情景。

周星星殷勤地说:“冬梅,这是送你的生日礼物。”

史冬梅高兴地看着皮鞋:“哎呀!真是太漂亮啦!真好看。我真的很喜欢!”

周星星含情脉脉:“其实你的脚更好看!”

史冬梅陶醉地把鞋捂到胸口。

女服务员:“小姐!这双鞋给你包好了,带走吗?”

史冬梅从回忆中猛醒,她气愤地说道:“不要!扔掉!”她从女服务员的手里一把夺过旧鞋:“我自己来!”

史冬梅冲到柱子旁，将鞋扔进垃圾桶，由于用力过猛，垃圾桶倒地滚动，发出刺耳的声响，众人惊愕地望向一身淑女打扮的史冬梅。史冬梅连忙将桶扶起，歉疚地向服务员点头，干涩地笑了。

边红旗将沙拉盛的冒出个很大的尖，一个小男孩学他，向碗里盛沙拉，刚刚放上，但很快又掉出，无法达到边红旗那碗冒尖的水平。边红旗看到，得意的向那个男孩做了一个鬼脸，又在冒尖的碗上加了一勺，男孩不服气的朝边红旗挥了下拳头，又拿勺盛了起来。边红旗朝小男孩示威似的说了句：“学吧！傻瓜！”随即摇头晃脑的走向远处的施继红。

服务员将比萨饼放在餐桌上。边红旗将比萨饼盛出，放到施继红的盘子里。边红旗：“其实情侣之间的亲密关系很像这比萨呢！”

施继红不解地问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边红旗：“男的是一张饼，而女的就像这 CHEESE。紧紧地贴在一起，即使饼断也要丝连。”

施继红点头：“我倒觉得女人更像青菜水果。”施继红示意冒出的沙拉碗。

边红旗：“那样的话，男人应该就是丘比特沙拉酱。”

施继红：“嗯？不明白。”

边红旗：“把本来红红绿绿的食物，搅合成粘糊糊的一种颜色，直到搅得一塌糊涂，再也看不出这些青菜水果的本来面目才肯罢手！我想男人都这样。”

施继红点头，吃了一口沙拉：“我们认识有八个月了吧？”

边红旗拿出手机看日期：“八个月零三天。”

施继红拿起那枝玫瑰花：“真快呀！日子过的。”

边红旗：“是，的确挺快！换新工作也有两个多月了。”

施继红：“今天晚上的月亮真美，的确不应该让快乐匆匆溜走，我们应该珍惜才对。”

边红旗：“是啊！活着就应当快乐，每个人都会这么想的！但是我可能例外。”

施继红直视边红旗：“跟我在一起也不觉得快乐吗？”

边红旗：“也不是！不快乐是我自己的事，跟你没关系。”

施继红看了眼边红旗，低下头：“是不是觉得我们交往这么久连手都没拉过，所以才会有这种感觉吧？我是说你觉得不快乐感觉也许跟我对你的态度有关吧！我和男人交往始终属于那种缺乏激情的类型，是吗？”

边红旗：“啊！可能吧！”

施继红：“很好！能这么直接地说出你的感受，我很高兴，也许我真的应当改变一下！”

边红旗：“啊！”

施继红：“吃过晚饭后，去我那儿坐坐好吗？”

边红旗：“要是聊得投机，太晚了……”

施继红：“那样的话，今晚也许你就不用回家了。”

边红旗兴奋地说：“真的吗？我简直是……”

“傻瓜！”

边红旗猛回头，刚才与他在沙拉吧前盛沙拉的小男孩，手里端着一碗冒尖的沙拉，正向他说话。边红旗：“你说什么？”小男孩一努嘴，示意自己手里的沙拉碗：“沙拉！盛的比你多，傻瓜！”边红旗拿着刀叉的手，傻兮兮地愣在半空中。

夜晚的街头，灯红酒绿，施继红挎着边红旗的胳膊走在街上。施继红含情脉脉地说道：“知道吗？我们交往的八个月里，你连手都没有主动拉过我，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那个可以依靠的男人。”

边红旗吃惊地：“是吗？我没拉过你的手？我有那么老实吗？”他随即伸手，俩人的手拉在一起。边红旗看了一眼身边的施继红，臆想俩人回到满是鲜花的房间里拥抱，施继红脱着边红旗的外衣，俩人倒在床上，滚作一团。

施继红：“红旗，红旗！”

边红旗猛醒：“啊！啊！”

施继红：“你怎么啦？”

边红旗：“没什么……啊！对了，请等我一下。”

施继红：“干吗？我跟你去！”

边红旗：“不行，我去……方便。”

施继红不好意思的一笑：“坏蛋！那快点儿！”

大药房超市，边红旗转到计划生育专柜，看避孕套，显得有些

紧张,像个小偷。

女服务生见状走过来:“需要帮忙吗?先生,我是导购。啊!你是买这个吗?”

边红旗惊恐地四顾,发现没有人注意他,安下心来,点点头。

女服务生:“这是进口的杜乐丝,这是爱丽丝,这是罗丝罗依丝。”

边红旗:“有奔驰吗?”

女服务生:“没有,但有猛男和辣妹,这种是超薄的,这种是带罗纹的,这是最新产品,带刺儿的,80元一盒,很畅销,很多先生都买这种。”

边红旗:“可以……零买吗?”

收款台前,边红旗拿着一只避孕套,刚一伸手,看到身后有位少女,边红旗不好意思。

边红旗:“小姐,你先……我再看看。”

小姐伸手将几盒安全套交到收款小姐手里,边红旗看到愣住,直摇头,小声嘀咕了一句:“好厉害。”旁边又来了一位收款员,她招呼边红旗,这位先生请这边付款。边红旗挪到旁边的收款台,将一只安全套放在柜台上。

收款员:“……”

边红旗:“有问题吗?”

收款员:“就要……一只!”

顺着收款员的目光,边红旗回头,发现身后排队交款的人一个个都直愣着眼看着他,边红旗赶忙将头扭向一边。

施继红开门开灯,拿拖鞋:“这是新的,给你!来啊!进来啊。”

边红旗:“啊!好!好!”

边红旗跟着施继红走进客厅。客厅中央,施继红扭头看边红旗:“我这儿怎么样,喜欢吗?”

边红旗:“真是不错啊!女人的房间就是显得整洁得多。”

俩人相望,施继红突然扑向边红旗的怀抱,边红旗紧紧地抱住施继红,施继红伸手将边红旗的手拉住,搭在自己的腰上。施继红亲他的脸,边红旗正欲亲她时,她却将头移靠到他的胸口上。

施继红:“喜欢我吗?”

边红旗：“啊！……当然……我。”

施继红：“亲爱的，你的心脏跳得真快，是因为喜欢我，才跳得这么快吗？噢？不会吧，太快了，心率失调！这么快心脏会爆炸的。施继红抬手，摸边红旗的胸口发现硬物。边红旗伸手一摸，从内衣口袋里掏出正在震动的手机，正是他从出租车上拣的那部，施继红看着他手里的手机问道：“是谁打来的？干吗不接？”边红旗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啊！这个电话……不用接……可以待会儿再接！……没意义，只是同事……的那种无聊电话……嘿嘿！”

施继红：“接！要不我来接！”

边红旗：“不用，我来！我来！”

正说话手机停止震动，边红旗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：“挂了！挂了！他挂了！这个时候不会有什么要紧事儿，我干脆关机。”

施继红：“你紧张什么？”

边红旗：“我？……没有紧张，我有什么可紧张的，怎么会呢！我紧张，哈哈！”

施继红：“我跟你接触了八个月，从没见你把手机放在震动档上，为什么今天放在震动档上了？”

边红旗：“这个……可能是瞎按，里面的芯片乱了，你知道，现在的日本货也不像以前那么质量好了，是吧？”手机再次振动，险些从边红旗手里脱落，边红旗看到施继红直盯着自己，只好接通电话。

边红旗：“喂！”

史冬梅房间内，她正站在桌前打电话，情绪激动。

史冬梅：“好啊！周星星！我怕你了，行了吧！要分手就说分手，你干吗拿我的手机？”

边红旗：“听我说，可以吗？”

史冬梅：“我不想听你这忘恩负义的混蛋说什么话。我听够了，我再也不会那么傻，不会再听你的什么鬼话连篇。”

边红旗：“不是我拿你的手机，是你的手机丢在出租车上了，小姐！”

施继红惊异地：“小姐？”

史冬梅：“好啊！说得好！现在手机在你手上，你还说丢在出租车里，我宁愿把手机丢在出租车里，也不愿意手机放在你这混蛋手里。”

边红旗：“你能不能不说话，听我解释！”

史冬梅：“不能！我不会再听你的话，三年，我听够了！”

边红旗：“……”

史冬梅将电话挂断，边红旗看了眼正望着自己的施继红，摇头气哼哼地干脆关掉手机。

边红旗气急败坏地：“神经病，我今天撞鬼了。”

施继红：“……”

边红旗：“算了，没事儿，一个神经病……”

施继红：“红旗！别生气，现在的时间，只属于我们俩，不如这样，你先去洗个澡，我去拿杯子，正好有瓶红酒，我们边喝边谈！”

边红旗：“这……！”

施继红朝他嫣然一笑：“好吗？亲爱的！”

边红旗臆想着他穿着大睡袍，与穿着睡衣的施继红对饮，边红旗坏笑，他快速解开领带。

施继红：“把脏衣服脱在外面，别带进浴室。”施继红说着走向厨房。边红旗兴奋地快速脱掉衣服，走进浴室。施继红从厨房里快步走出，走近浴室。

施继红向浴室内问道：“水好吗？热不热？”

边红旗：“正好。”

施继红：“好好洗吧！我等着你，亲爱的！”

施继红随即快步走到椅子边，拿出边红旗衣服里的手机，快速开机。

手机刚打开，又开始振动，又有来电。施继红犹豫了一下，她使劲按键，接听。

史冬梅：“你为什么关电话？你怕了吗？你心里有鬼是吗？你心里没鬼干吗关电话！你这个狼心狗肺的家伙，骗取良家妇女感情的大骗子！”

施继红：“对不起！小姐！我……”

史冬梅：“你是谁？”

施继红：“我是……他的女朋友！”

史冬梅：“天哪！我也是！三个半小时前还是！怎么？你也是他女朋友？你们交往多久了？”施继红：“八个月零三天！”

史冬梅：“噢！天哪！我们俩都是傻女人，全都被他蒙在鼓里了，上个星期他还跟我……噢！”

施继红：“什么？上个星期，他还跟你！……”

史冬梅：“是！他跟我交往三年了！每次我向他提出结婚的要求，他都不同意，说是一定要等他有了结婚的理由和基础。”

施继红：“有结婚的理由和基础？他跟我也好像说过这种话！”

史冬梅：“这个骗子，脚踩两只船还想并驾齐驱呀！这种高难度动作，只有水上花样运动员才能做得到，现在好了，我们姐妹俩通话了，知道了他的嘴脸，你放心，只要我们俩既不向前，也不向后，向左右一闪，就一定能让他来个大劈叉，掉进苦海，永不超生！”

施继红：“对，大劈叉，可是姐姐！……我这8个月把全部的心血都放在他身上，我喜欢他，你知道吗？甚至在三个小时前，他还跟我说‘情侣之间的他就像比萨饼，而我就是上面的CHEESE’。”

史冬梅：“天哪！这话他一年多前也曾对我说过！”

施继红痛苦的：“噢……”

史冬梅：“多亏咱们通了话。”

施继红：“就是！要不然，我今晚非毁在他手里不可。”施继红哭出声来，边红旗听到哭声，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儿，满脸肥皂泡冲出浴室：“怎么回事儿？”施继红抬头见到边红旗尖声大叫，边红旗这才发现自己只拿着块浴巾，赤身露体，他连忙用浴巾捂住下身，随手拿起椅子上的衣服，冲进浴室，没想到口袋里的安全套掉了出来。施继红上前拣起安全套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史冬梅对着电话：“喂喂，怎么回事？要不要报警！喂喂。”

施继红对着电话：“天杀的！他居然兜儿里还放着安全套，姐姐，谢谢你，是你救了我，没让我上他的当！天哪！一个身上带着安全套到处跑的男人，能干出什么事来，傻瓜也应该知道吧！施继红猛地转身跑到浴室门口，对着里面大声地喊道：“拿着你的东西滚出去。滚！滚！滚！”

边红旗抬头望了一眼施继红家亮灯的窗户，下雨了。雨滴在

玫瑰花上闪亮动人，他无奈地低头走向黑暗中，随手将玫瑰花抛在街边。

边红旗开门进屋，脱掉湿了的外衣，扔到沙发床上。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啤酒，对嘴一口气吹了半瓶，敲门声响起，边红旗开门。

边红旗吃惊地：“噢！房东太太，不会那么快吧？又到交房租的日子啦！”

房东太太径直奔向厨房：“别那么吓人好不好，还没到呢！我来查表，哎呀！我的天哪！我说边红旗啊！这碗、筷儿用完了，马上刷一下，你看看这乱成什么样子，这是什么东西馊了吧，难闻死了！你看看这水表，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上面别压东西。这每月查字儿多不方便，过来，你看一下！”

边红旗俯下身看水表：“这是……怎么看呀？”

房东太太：“我说，你不会连水表都不会看吧！从左边看最上边的数。”

边红旗：“左下角，应该是……这是6……这是1……这……4……4。”

房东太太在纸条上记：“6144 减去 5919……好啦！这是这个月的水费、这是电话费、这是电费，掏钱吧！”

边红旗接过单子：“水费……电费……这样吧！房东太太！先交水费和电费，这电话费到月底和房租一起交，怎么样？”边红旗嬉皮笑脸地向房东太太傻笑。

房东太太坚决的说：“NO！BIGNO！”边红旗使劲地将手里的单子扔到茶几上，恶狠狠地掏出钱包，房东太太不屑地把头扭向一边，拿着钱走出门去，又对着门听了一下笑着走了。

边红旗拿着只剩下几十块钱的钱包，长叹了一口气：“还有十天呢！才到发钱的日子！……钱！”

边红旗仰身躺到沙发床上，腰被硌了一下，他伸手从身下揪出西服上衣，从口袋里拿出两部手机，他坐起，将两部手机放在小桌上，两个手机是一个牌子，一个型号，还有那只安全套，边红旗随手将安全套扔到沙发床后面。他看着手机，拿起酒瓶，又喝了一大口，转身拿起放在桌上的手机，找出已接来电，按照显示号码，拨通，对方传来留言电话声音：“我是史冬梅，现在有事外出，请听到

嘀的一声，留下你的姓名和电话，我会及时与您联系。谢谢！”边红旗甩手做了个要砸电话的动作，之后他说：“明天上午，到西单商场门口的人寿保险公司咨询服务台，拿回你丢在出租车里的手机，记住过时不候！对了！如果觉得做错事很内疚的话，带点物质刺激，礼物什么的，我也不反对！BYE，BYE！”边红旗挂断电话，关掉手机，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。

西单商场门前，临时搭建的保险公司咨询服务台，人头攒动，保险业务员分发着名片和保险资料，向路人讲解保险知识。

主任走过来，业务员赵宝军赶忙起身。

主任：“边红旗怎么回事，还没到！”

赵宝军：“主任，他……是……这家伙……昨天周末是不是又喝多了，我给他打电话。”

主任：“行了！别替他找原因！昨天的晨会我说了，今天谁要是迟到，我就扣他200块钱工资。”边红旗边跑边接电话：“200块？来真的呀，我一月才挣多少啊？！”

赵宝军：“你就别叨叨了！赶快来吧！要不然，我也得跟着你倒霉！主任扣钱可绝不手软的。”

边红旗：“上个月就扣了我200，还要扣！这简直……我马上到！”他快速跑着。

咨询台前，主任正在看表，一脸的不高兴，一有人咨询，他赶忙堆笑做答。边红旗跑至，他看到不远处，搬运工正在搬运咨询用的免费资料，他灵机一动，跑过去，看到已装满一推车，他一把接过来：“辛苦啦！我来！我来！”他跑出两步，见一搬运工正举着一瓶矿泉水喝，他走上去。

边红旗：“哎！哥们，用一下，用一下！”

边红旗接过矿泉水，倒在手上，向脸上洒水，之后将瓶扔给搬运工。

边红旗：“谢谢！……”

边红旗推车便跑。

边红旗：“让一下，让一下！”随手将咨询资料码放到柜台上。

主任：“边红旗！”

边红旗：“啊！主任！有啥吩咐？”

主任：“你迟到了！”

边红旗：“没有啊！主任！边红旗故意抹了一下额头上的汗，我早来了，在那边帮着搬运资料呢，要不一时半会儿流不出这么多汗，您说哪？”

主任：“……”

主任走近边红旗，看看他脸上的“汗”，伸出手指，边红旗欲躲，被主任揪住，主任伸出手指，在边红旗的下巴上点了一下，用舌头舔了一舔。

边红旗笑：“主任，您这是干吗？有怪癖啊……哪！……”

主任冷笑了一声：“怎么不是咸的？”

边红旗：“那还能是甜的……”

赵宝军递给边红旗一张纸巾。

边红旗接过赵宝军递过来的纸巾，擦了下脸上的矿泉水：“倒霉！真是走背字！还是让他给揭穿了，完了，200块飞了！这简直，他简直就是法西斯！消灭法西斯！”

旁边一姑娘接下茬：“自由属于人民！”

边红旗高兴地：“说得对！小姐！没错！请问你咨询什么险种？”

姑娘：“我看你长得挺朴实的，应该可以信任。”

边红旗：“当然，一般人都这么看！”

姑娘：“那我就咨询一下吧！”

边红旗：“请尽管问。”

姑娘向前压低身体，一对大波曲线呈露，边红旗向后闪身。

姑娘：“躲什么？我又不是老虎。我想问一下，我刚做隆胸手术，（她耸肩让波显得更大）这胸部能保险吗？我想到60岁的时候，它们还能这样挺拔动人吗！女人就是‘挺’好。”

边红旗一听，头一歪，差点晕过去。

史冬梅从浴室出来，用毛巾擦着头，她到冰箱里拿牛奶喝，坐到沙发上。

史冬梅赌气地自言自语：“又被甩了！……我到底哪儿错了，混蛋！……三年……可是……真是的！男人为什么都这样！……三年……就这么快分手了！还说什么我让他感到沉重！……我才